史林測義

史林測義卷七

臣鄱陽計大受論

漢

高帝

仁義者三代之所以得天下也惟設誠於內而致行之斯民心歸焉天命屬焉王業成焉高帝作用無非權術然其取天下所謂仁義者亦必有出之至誠以爲感格天人之本也在矣夫所謂仁義其大端有二曰除秦苛法曰爲義帝發喪帝初以寬大長者爲楚懷王諸老將所服遣西略地蓋知其不嗜殺人有素矣及入咸陽召諸縣父老豪傑

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吾與父老約法三章耳餘悉除去秦法吾所以來爲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視周武克殷反商政綏士女何以異乎至今讀其辭猶覺咨嗟憐恤之意惻惻動人惟其誠也於是而仁聲義問暨天下天下莫不延頸企踵欲以爲君得民心以得天命卒滅強項而成漢業豈不基於此哉若其他作用無非權術而不害於王業者誠於救民也夫能誠者根於天亶之聰而權術者染於戰國之習其爲義帝發喪一節則亦權術耳蓋原用師之意因項羽背約及到新城遇三老董公遮說方假此名合諸侯以傾羽黨誘於隱君之仁討賊之義乎然人之

誠意亦有激發於祟朝者袒而大哭三軍縞素宜若罪人斯得而後已乃始入彭城遂收珍貨美人日置酒高會則曰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皆窺其詐而非誠矣不誠則不足以固士氣故當其聲罪致討五十六萬之師不謀而會而竟致靈壁之敗諸侯亦皆去漢復爲楚也是知惟恃其權術盜一時之名義以牢籠天下之心然且不可是日徵大風晝晦楚軍壞亂高帝亦幾殆天意乃繾綣維持而不去者救民之誠而羣生之所以託命也論者謂漢之得天下本此二大端庶幾仁義之師臣則曰惟其誠者而已矣

西楚霸王籍

劉項之興亡豈非天意哉天意之所興亡豈非仁暴哉斯時也以苦暴秦之餘黎日夕呼籲而請命焉天乃眷覓仁大度之君使之爲天下蕩毒螫而流愷悌若夫亡秦必楚而續秦亦楚也攻一城據一邑而屠之而坑之而焚之而掠之欲不使與秦皆亡也得乎籍之敗垓下也謂其騎曰此天亡我非戰之罪史遷斥其謬者以不覺悟自責而天歸咎耳豈謂非天之爲而不諒其言哉揚子重黎篇曰漢屈羣策羣策屈羣力楚憝羣策而自屈其力屈人者克自屈者負天曷故焉言天豈故爲之亦人事也夫惟籍凶忍

爲資剛愎自用故世之以救民爲心之士不至於前而收人心以繫天命之說不聞於耳徒有一數欲害沛公之范增。而於其蹈秦車之覆轍。反不知諫。力征天下。殘民以逞。勢窮力屈。國滅身死。天何容心哉。天亦因人事之自速其亡而趣之也。此揚之微旨乎又籍之罪莫亟於弑義帝丁氏奉以漢王與臨廣武閒數其十罪不以殺義帝爲罪一而曰負約王我於漢先一已之私忿非天下之公論不知稱俱受命懷王而負之。是開口便責以不奉主命。非先已私也。由是次第事之先後皆無非聲其漸積無君故陰弑列之第九乃總結以罪十而天下不容大逆無道則首揭

為人臣而弒其主此鋪敘之法斷制之義也丁識疎矣

張良

先儒論張良終始為韓無事漢之心說漢燒絕棧道然後歸韓是欲輔韓王成并天下以可與爭天下者獨高祖因設計錮之使之阻蜀不出又既佐高祖取天下便欲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亦見良終不為高祖之臣　臣按良初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遂從之不去則既於沛公有傾心而戴之誠矣。雖不忘韓請項梁立韓成為王而嘗引兵從沛公及沛公為漢王之國漢中　而良乃歸韓者亦欲佐韓

王俟漢東向之日。助之以定天下耳。豈爲韓幷天下計。恐漢與爭。而勸以燒絕棧道哉。夫項王之王沛公於漢中而以章邯司馬欣董翳分王三秦所以障漢使不得東也燒絕棧道示項王無東意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而三秦之警備亦日弛乃得以出其不意而遂併關中良之本謀蓋如此故楚以鄭昌距漢良復遺項王書以如約即止不敢東誤之也如謂意自在韓良於高祖既識其聰明天授矣而知人善任約法安民亦應歎帝王自有眞也又與蕭何曹參樊噲諸人周旋久知皆相國之器將帥之材相與輔翼之則雲龍風虎之勢既成有天下者非漢而誰顧恃一

已之運籌決勝佐中主弱國以與天下爭衡而欲以非一人即不可出之計錮漢巴蜀良之智必不出此然則韓王而在良終使韓稱藩於漢而良爲天子之守臣及成見殺於項王亦知天之所廢不可與已所以報韓之心亦已畢已故當其籌不可立六國後而且首舉韓爲言也于是遂事漢破項籍平定天下謂有爲韓報項如報仇強秦之意則可謂終無事漢之心而不爲之臣則非也如果不爲之臣則必於籍死東城之日遂爾飄然遠引從赤松遊何復從都關中而受留侯萬戶之爵邑哉若其謝病辟穀託於神仙司馬溫公曰功名之際人臣所難處淮陰誅夷蕭何

縶獄非以履盛滿而不止耶良乃等功名於物外置榮利而不顧明哲保身惟良有焉斯言得之矣

蒯徹

蒯徹爲韓信客高帝旣厚遇信宜勉以立功成名於漢毋見利而背義毋矜伐以震主斯其有裨於信也大矣顧信初無背漢之心高帝遣酈食其於齊說下之徹乃說信襲破齊齊烹酈生是徹首謀致信得罪於漢。雲夢長樂之釁。徹實啟之。繼以相人之術教之謀反。信猶豫不忍。因去佯狂爲巫。皆所謂爲奇策而感動之也。徹眞信之賊哉。楊維楨謂徹言多補於信乃不能挽信於走狗之烹佯狂爲巫

憫知已也至比箕子之憫宗國而佯狂爲奴何其謬也信以客故不能以臣節終至宗族夷滅如此及閱蕭相國世家勸遣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則有鮑生勸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則有名平勸買田地賤貰貸以自汙則亦有客何以客故釋君心之疑忌消禍患於方萌而勲業爛焉聲施後世慶流苗裔乃又如此夫自戰國四君爭以好客爲盛節至於漢世猶然嗟乎觀於酇侯淮陰之所由成敗存亡客其可不愼與若何之客其計雖皆出於挾術相欺非純臣事君之道而以視徹轉不欲刻緰之也

季布　田叔

季布事項羽以勇顯數窘漢王羽滅高帝購布千金布匿濮陽周氏用其計乃髡鉗賣之魯朱家朱家爲說汝陰侯言於上赦之拜爲郎中觀布所爲豈非隱忍苟活忘君事仇哉何多其能摧剛爲柔也馬班皆贊以自負其材受辱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爲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噫其論不亦傎乎夫賢者之處死也殺身以成仁舍生以取義又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此死之所爲重輕也豈度其材之爲重輕哉彼其說蓋襲論語之論管夷吾不知夷吾于子糾未有君臣之分可以不死而自勉以圖功於布而亦不責以必死且若好之不啻口焉則將天下後

世之負材者皆可奴顏婢膝爲反覆不忠之臣而不恥噫其論已偵甚矣班史以田叔合傳謂隨張敖赴死如歸彼誠知所處臣按田叔之欲死趙王藎可以死可以無死者耳且景帝時叔按梁殺袁盎事悉燒梁獄辭全帝子母兄弟之恩爲魯相善感悟魯王而明主之美以救過此皆過人之材顧不欲用其所未足而不重其死宜以婢妾賤人感慨自殺議之者安在知所處而曰雖古烈士何以加哉夫田叔之賢不在於能死而季布之罪則在於求生馬班皆未達於處死之道而妄爲是論也

叔孫通

叔孫通起朝儀論者皆罪其多襲亡秦尊君抑臣之舊遂使三代典制淪沒不振觀周官司士司儀及曲禮當依當宁之文天子所以待諸侯孤卿大夫士者何有禮也蓋古者上下同體君不驕而臣不亢亦由倫紀修明人心畏敬相與揖讓而天下治也逮周之衰天子下堂而見諸侯則君臣之位失而侵陵之漸起朝覲之禮廢而奢僭之患生天尊地卑之分漸即於亡降及戰國猶復有凛咫尺不違之威者誰哉秦起而矯之而尊君抑臣之禮作矣則亦其勢使之然也及其行之而安焉而不如是或反以爲損威望而臨下之體貌不肅無以作三代以下畏敬於人心則

玩易之敝必且上替而下陵故其後雖聖君誼辟莫不由此而古禮之終不可復也況乎漢高起草莽爲天子其列朝廷者皆故等夷也又多獷悍武夫非可示之謙讓以降其氣當其飲酒醉呼拔劍擊柱幾目不有君上之尊則亂之所由生性急與之震恐肅敬庶有豸乎通起朝儀雖多襲秦尊君抑臣之舊亦所謂順時施宜也記曰禮時爲大通自謂禮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而鄙魯兩生不知時變似未可厚非也

少帝　後少帝

綱目少帝立但於分注紀呂后之年以少帝乃呂后所取

他人子名爲惠帝子而立之非漢正統不得從唐中宗大書之例又呂后廢帝幽殺之亦以其爲他人子不得從元魏馮后於顯祖書弒之例文帝卽位於後少帝則直書誅呂后所名孝惠子按史記呂后本紀及外戚世家呂后長女爲宣平侯張敖妻敖女爲孝惠皇后呂太后以重親故欲其生子萬方無子詳爲有身取後宮美人子名之殺其母立所名子爲太子孝惠崩太子立爲帝少帝既後宮美人所生則固孝惠子但非眞皇后子耳所謂立所名子言名爲皇后子非言名爲孝惠子也又謂繼嗣不明亦指詐爲皇后子而嫡庶之不明也此與明英宗其母孫貴妃以

謀奪嫡陰取宮人子爲己子立爲皇太子以至爲帝終莫明何宮人所出。同後少帝本名山。云太后欲王呂氏。先立孝惠後宮子山爲襄成王。其爲孝惠子更無疑矣。亦豈名爲孝惠子哉惠景閒侯表則又鑿然可據。若指爲他人子而漢書以襄成及三弟皆入外戚恩澤侯表者。蓋既誅諸呂。諸大臣以少帝爲呂氏所立。卽長用事。存吾屬無類之懼。故相與陰謀。以呂后詐名後宮子爲皇后子。此乃矯作詐名他人子爲孝惠子。便於別立諸王而廢之殺之以斷其禍。孝文卽位。因以爲辭。播告中外。班氏則又附會之以成其誣也如果非孝惠子齊哀王襄欲發兵西誅諸呂因

立爲帝其遺諸侯書何不舉諸呂奉僞嗣以冒竊神器正名討罪且爲已高帝嫡長孫繼統之地而顧以高后聽諸呂擅廢高帝所立一統承高帝一語鐵案今高后崩皇帝春秋富諸呂又擅權矯制爲辭耶則言他人子名爲孝惠子其誣益見矣文公囿誤循班氏據諸大臣陰謀之說以爲斷也以臣愚管宜大書二少帝呂氏制天下之事仍分注以紀年少帝之死書廢書弒後少帝書大臣遷帝于少府弒之非敢倍先賢亦以此史統史綱當有公考論於後學者

王陵

漢軍制京師南北二軍南軍衛宮北軍護京將南北軍者

權至重也呂后使呂台呂產將南北軍則傾劉之勢成矣如產遵太后遺戒常據兵而居宮中呂祿不爲酈寄紿歸將印其能制哉若立諸呂爲王徒擁虛器而軍國之大權不屬猶非漢室安危所繫也孝惠崩太后哭泣不下張辟彊謂丞相曰帝毋壯子太后畏君等君今請拜呂產呂台呂祿爲將將兵居南北軍諸呂皆入宮用事太后心安君等脫禍矣丞相乃如辟彊計時王陵爲右丞相陳平爲左丞相後人疑平希太后風旨而非陵素戇直者所爲然陵爲首輔可無以遏辟彊之謀而折曲逆之諂即所謂戇直安在乎蓋意彼亦動於脫禍之說交爲之請故史概言丞

相而不專指平也及太后議欲立諸呂為王而陵獨執白馬之盟以非約對程正公張宣公因平勃順承不諫稱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為正是固然已但由附和辟彊計以觀此亦非能不顧利害而直遂其徇義之心者也陵既特有高帝盟言亦以王猶虛名非若南北軍之實關重寄雖不阿太后意亦不致逢大怒故不閒其不可於彼而此乃侃侃而論之也卽不然陵亦為不知務矣

朱建

史稱朱建為人剛直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審食其行不正欲知建建不肯見及建母死貧未有以發喪方假

貸服具陸賈素與建善乃見辟陽侯令奉百金稅建由是不終其節亦以喪身語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其賈之謂乎至建雖以母喪故然服具固可假貸而得也乃取資於不正人之贈以辱其親何不孝如之且其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豈嘗學問明理義而中有主性悻悻自好故一中以可欲而遂喪其所守也夫焉得剛乎以剛直稱者亦或曰申棖之見耳

文帝

按封禪書郊祀志高帝以天有五帝秦立畤郊上帝止白青黃赤帝之祠以謂待我而具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有

司進祠上不親往則是未嘗親郊也孝文帝十五年始郊見雍五時祠則是曠典初舉也故綱目以始郊見五帝書劉攽謂天一而已而曰有五帝非古也尹起莘謂帝謙恭之君初無所溺而乃爲五帝之祀異時紛紛祠祀實昉於此書始以見開端之失噫異矣古者圜丘以祀天。四郊以祀五帝。周官小宗伯之職兆五帝於四郊是也。豈得謂有五帝非古乎。五帝不得謂之天。老耼曰。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孔子嘗稱之。其以天一爲疑。亦何不聞此義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天子必躬親以盡饗帝之誠而答化育成物之功高帝

未能行而文帝行之則一代之大禮乃克追虞夏商周之盛顧不[illegible]與議以溺於鬼神而啟後世瀆祀之漸豈王者躬郊之典。可仍其闕與。尹氏亦以為原其本心蓋出於事神敬天之意夫曰敬天。而何開端之失與。竊意綱目書始之意必不存乎此而為病帝之詞也若既郊祀矣又以新垣平之言作渭陽五帝廟而親祀之帝於是乎少惑矣謂武帝祠竈祠神君立越祠昭帝祠鳳凰宣帝祠金馬碧鷄皆有自來以是為譏可也

鼂錯

吳王濞之必至於畔高祖於其受封之日名相之戒以漢

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若之語則凶德固所素禀矣逮景帝爲太子時以博局提殺其世子由是反謀以生惟文帝寬仁雖詐稱疾不朝不執古法貶爵削地而且賜之几杖故未有以發也然益養其亂矣景帝即位謂彼或釋然而不修前怨則積金穀繕兵革招納亡命禁弗與捕如此四十餘年者將安用哉抑亦非素禀凶德之人之終能忍也其舉事也天下皆識其藉鼂錯削地之謀煽亂諸國以爲兵端景帝寧不知之楊文靖及趙氏膚見皆議帝輕信袁盎之讒而斬錯及如盎策復七國故地而兵不罷帝不問盎劉友益亦因以譏帝失天討有罪之柄而不知帝之斬

錯不自盎也令盎使告吳亦姑以嘗之云耳故鄧先巳發盎奸第曰吾亦恨之而不以罪盎也夫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錯已明畫於帝前矣何至聞變而一入盎言卽斬錯乎觀漢書上與錯議出軍事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夫濞欲甘心於帝久矣使帝自將履危不深中帝之忌乎且不思手足之捍頭目以吳討巳爲名轉欲君父攖其鋒而我避其患不尤悖乎帝欲斬錯之意已決於此而盎之說適逢其會也當曰大臣奏錯無臣子禮必亦密受帝旨蘇氏軾謂奸臣得以乘其隙亦豈困乘其隙也哉由是論之先事則爲君謀天下所

以哀其忠事至則爲己謀景帝所以正其罪

史林測義卷八

臣　鄱陽計大受論

臨江王榮

景帝初立榮爲太子未聞有失德其母栗姬見譏於長公主嫖而因以廢之爲榮者所當操心危慮患深之日矣乃侵太宗廟壖垣爲宮則幾於安肆而不知惟懼不免者也下吏自殺不誠于古孤臣孽子之炯鑑哉然其罪無大逆時郅都爲中尉徵詣對簿顧不可與寛宥以求全其父子之恩乎王欲得刀筆爲書謝上都禁吏不與而簿責訊王是直欲殺之耳趙田袁氏以都嘗犯顏敢諫公廉砥節奉

職行法於禁網闊漏弛奸宿慝之時橫被酷聲而非其實卽此一事推之非酷而何

周亞夫

絳侯周勃於議王諸呂懼激太后之怒順承不諫君子譏之亞夫乃有確乎其不可拔之節景帝之廢栗太子也則嘗固爭而見疏欲王皇后兄信也則申高帝非有功不得侯之約而見忤欲封匈奴降王徐盧等也則執何以責人臣不守節之義而見斥屢經挫折不顧利害絳侯可謂有子矣觀其進諫一一皆明於國家之大體非素有秉禮度義之學其能然哉史遷乃詆以足己而不學守節不遜終以

困窮方文正固已辨守節不遜之語爲謬若其所謂不學司馬貞訓以不體權變而動有違忤然則人臣立朝顧可不以身殉義而隨事俯仰全身遠害以爲智乎絳侯之依阿如賢於亞夫之伉直臣節不立而國家無所賴矣亞夫不得其死此自景帝之失亞夫夫何憾

董仲舒

劉向稱仲舒爲王佐之才雖伊呂無以加管晏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子歆謂其論失之過或問觀仲舒對武帝策及答江都易王之問自孔孟而後逮於秦漢明聖人之道者惟仲舒使舉而措之天下以爲事業純王之治可復覩

矣惜武帝無好儒之實不復立朝廷膺端揆之任然兩相驕王皆敬重焉正身率下所居而治不幾於古大人格心之道物正之本者耶仲舒不能爲伊呂遇之不幸也若以管晏視之非其所謂武夫之於美玉乎班史傳贊則有取於歆言何哉雖然治國以春秋而爲災變陰陽之術此其事業可見也此歆謂其淵源所漸尚未及聖門之游夏而向之稱不無異議也與況其後向與谷永輩踵之以啟眭翼圖讖符命之說君子且追論爲仲舒之深累矣

竇嬰

景帝未立太子時因燕昆弟飲許傳梁孝王嬰不顧忤太

后肯執漢約以正視田蚡之規利賣國賢不肖爲何如哉
惜嬰能薄其官尙節義不以毀譽易操乃因失勢與灌夫
爲名高相引重夫特嘗馳入吳軍欲報父仇耳若其交通
大猾陂池田園爲權利橫潁川時有潁水濁灌氏族之謠
不惟剛而狂直而絞有死之道嬰顧蔽於意氣相得驩甚
無厭難矣哉及蚡以私怨陷夫至族嬰銳于爲救卒與俱
滅史遷以陷彼兩賢哀之灌夫惡能賢而楊文靖以不知
量譏嬰夫人乎居相結臨禍懼累坐視不救藉口無益此
薄俗也嬰雖其夫人諫以必無可救之勢而甘捐侯爵誓
不獨生似未可譏其終之不知量○而當責以始之不擇交

也○淮南王安反覺武帝聞蚡姦利事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史載嬰夫已棄市蚡疾一身盡痛若有擊者謼服謝罪巫視鬼者瞻之云魏其侯灌夫共守笞欲殺之竟死以嬰之賢乃求報私仇于地下不及明正蚡罪使之伏誅亦一憾事云

石建

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建為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帬廁牏身自浣滌以為常蓋朝夕不得侍膝藉以供為子職雖貴且老而孝謹不衰也漢書謂萬石建之澣衣用仁為垢污君子譏之仁為郎中

令常衣弊衣溺袴期為不潔清以是得入帝臥內與後宮
秘戲同官寺此至醜賤比於佞幸奈何以建之愛親不遺
小節而與之同譏哉

李廣

李廣屏居藍田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亭
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
夜行何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何天子召拜為右北平太
守廣卽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按尉主盜賊呵止夜
行固其職也雖醉不顧其故將軍然文帝於亞夫尚以天
子信軍法而謝之廣乃以將軍撓尉職而銜之可乎且以

與俱奏請天子乃用快私忿而後陳謝武帝方倚爲國爪牙不加誅譴幸耳梁中大夫韓安國嘗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甲曰然即溺之未幾起爲中二千石田甲亡安國使就官卒善遇之其度量相越豈不遠哉 臣觀廣雖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而中實險賊即其報霸陵尉之深而生平睚眦之必復者疑亦多矣況嘗誘西羌降者八百餘人而同日詐殺之乎身不得侯至孫陵遂亡其宗有以夫有以夫

淮南王安

崑山歸氏曰淮南王安不軌之謀實因蚡有以啟之蓋以

王入朝蚡迎王霸上與王語曰今上無太子大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即宮車一日晏駕非大王當誰立者淮南王大喜陰結賓客拊循百姓為畔逆事然按史記列傳開端已云王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譽天下時時怨望父厲王死時欲畔逆未有因也其拊循百姓以流譽者即所以為不軌之謀蚡嘗陰伺而得之乃長其惡以為規利之計於聞蚡言又復著其拊循百姓為畔逆事蓋因蚡而其謀益滋耳。非王本無是謀而蚡啟之也。漢書於拊循百姓流名譽下接以招致賓客方術之士作內書外書而節去時時怨望數語聞蚡言後拊循百姓為畔逆事

亦俱從删而益以其羣臣賓客江淮閒多輕薄以厲王遷死感激安似王逆節之萌由蚡及羣臣賓客所致其拊循百姓以流譽亦不見欲謀不軌而然則於當日事情未核其實此亦可見馬班優劣處

衞青

於戲古之將帥若衞青者可不謂賢哉史稱其以和柔自媚於上而呂成公因武帝踞厠見青不冠見公孫宏不冠不敢見汲黯謂其胸中涇渭亦明斥青與宏皆小人諂諛爲容悅臣竊怪呂氏胸中反涇渭之莫辨矣宏位在三公爲丞相懷詐飾智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倍之以順上

旨則誠小人也自元光中王恢開邊釁是後匈奴仍侵犯塞青七出師擊之身為大將軍諸侯咸屬而上奉雄才大略嚴峻之主非和柔則或生猜阻而駭功業夫所謂和柔者如不聽周霸擅誅以明威不聽蘇建招士以起譽奉法遵職無有作福作威者是也詩云維君子使媚于天子衛青有焉而豈諂諛為容悅之謂哉與宏同類而並譏不亦涇渭莫辨乎至武帝踞廁見者亦以青由姊子夫得幸嘗侍中故雖貴而不加敬禮之耳其狎則有之其賢固不損也

張騫

武帝初欲通西南夷費多罷之及騫使大月氏還言西域諸國地形所有且言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知市之身毒國此其去蜀不遠今使大夏從蜀宜徑無寇天子乃復事西南夷丁氏奉斥其逢君之欲內則疲弊中國外則騷擾諸夷武帝羣臣此其罪魁而謂班史奉使則張騫蘇武之贊爲謬以騫不得與武之忠節並按騫使月氏徑匈奴匈奴得之留騫十餘歲予妻有子然持漢節不失卒亡鄉月氏又嘗使烏孫責昆莫不拜漢賜昆莫起拜騫可謂不辱君命。以奉使與蘇武並稱。斯亦君子節取之義。華陽國志張騫窮河源蜀記張騫尋河源得高節竹植於邛山堪

爲杖夫卭竹杖旣騫在大夏時所見知是蜀物豈出於騫之手槙者若窮河源亦非騫事史記大宛列傳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爲天子言之曰大宛在漢正西去漢可萬里其東則扜罙于寘于寘之南河源出焉多玉石是騫固未嘗至于寘而聞河源出其南耳騫旣卒乃記漢使窮河源其山多玉石采來傳贊云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葢以騫始言之而其後漢使窮之故原所自如此也卽指爲騫者誤矣

卜式

班史以卜式質直與汲黯並稱誠哉質直人也觀式數分

田宅財物與弟邑人之貧者無弗貸尙義輕財其素如此至數求入財以助縣官固由生平尙義輕財之心充之而爲是舉且願父子俱死南越亦皆義氣所激而然武帝台爲中郎賜爵左庶長又賜爵關内侯布告天下此自上欲尊顯以風百姓而強拜之耳式初不願也故復終無固寵之思既居御史大夫之位有言之責卽言郡國諸不便事可罷言桑宏羊宜烹當封禪之先不習文章以爲佞諛皆忤上貶秩而不悔夫見爲能爲則爲之見爲當言則言之不回於利不怵於害謂之質直誠哉其質直也後之論者如陳氏埴宋氏濂大都與管見之斥以買國邀名商賈之

道相近而目質直者以大奸蓋祖當日公孫宏非人情不軌之說也嗟乎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工役陳藏耗賦稅竭歲水旱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縣官用度大空黎民重困是時富豪如不爭匿財以上佐公家之急則錢幣可不更鹽鐵可不斡船車可不算緡錢可不告東郭咸陽孔僅桑宏羊之徒可不用何至破商賈中家以上而民且媮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業哉卜式乃獨能之蓋以好大之釁力無可弭而時政之敝力有可救故身爲天下倡率而陳氏謂天下因式獲罪者十室而九則無所據若列侯百數莫求從軍亦坐酎金不如法奪爵耳於式之激於義氣何尤

哉以質直如式而必刻論深詆將使後世不顧身家而受不次用之賞疑成買國旣立朝廷而陳不當爲之諫羞出邀名其何以伸天下士庶而懷忠義之心者夫義者慾好財者同欲義士不後君而聖主不噏民如宏謂不可以爲化而亂法斯則得之矣

鄭當時

史稱鄭當時爲大農令每朝候上之間說未嘗不言天下之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之也嘗引以爲賢於己聞人之善言進之上惟恐後可不謂盛節與顧其所稱長者不及聞所進善言不之紀而平準書則載其

進言東郭咸陽孔僅以爲大農丞領鹽鐵事二人與桑宏羊言利事析秋毫由是山海之貨皆在官府而天下無以安其生夫大司農職雖在於理財必使國用充足而民不困弊誠得長者以爲之丞史則上絕侵漁之患而下不受掊克之害出入有經而用益饒當時之言天下之長者未必不有見於此而使之在位乃聚斂之臣設法以奪民利豈武帝財匱以致利爲急故長者不見用而當時亦卽求中上之欲耶此所謂在朝當趨和承意不敢甚引當否者也以當時之虛懷善下有汲引如不及之誠又未嘗不知長者之能不病民以利國而欲進之卒之所薦如此則其

守不足耳惜哉

司馬遷

與之事君者誠見其忠而遭讒直而逢怒爲之鳴寃辨枉申救甚力以偕及於禍此同官爲寮之義而拳拳爲國之忠也豈得議之以智不自衛而難語明哲於大雅哉班固乃執以論司馬遷之言李陵而下蠶室夫李陵之敗不與韓延年俱戰死而背漢降虜其罪之上通於天更無可言者羣臣皆罪陵而遷顧以爲媒蘖其短雖有摧敗不足以贖罪而遷顧以爲亦足暴於天下其是非倍謬如此而且曰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觀陵在匈奴歲餘不聞有

如所云庶幾乎晉柯之盟於未族誅之先則遷又爲過信
其平日之心所蔽而不知一爲失節降敵偸生苟祿之人
雖隤其家聲禍及其親不顧尙何望以不忍終負漢恩也
夫惟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班而重訾遷無明
理察事之智固宜以言獲罪而不得附于爲忠誼之臣嗚
冤辨枉之士詎非篤論乃以報任安書爲信而曰迹其所
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則是於遷無譏而惜其不知趨
利避害以全其身也斯見之左矣且大雅之詩引喩失義
貽人心之害甚大如揚雄法言問明自序明哲煌煌旁燭
無疆遜於不虞以保天命文公嘗論其一生被此幾句誤

臣謂固卒不免瘐死獄中亦由此誤也然則爲人臣友者明哲保身之說可無辨與

戾太子掾　田千秋

衞太子爲江充所譖敗久之巫蠱事多不信武帝知太子惶恐無他意田千秋乃上急變訟太子寃以武帝信惑神怪則託之白頭翁教臣言此其所以一言寤主也然乘間抵巇之小智耳烏足道哉夫太子初心雖可自明乃以充持之急卒從少傅石德計捕斬天子之使倘不奔謝甘泉擅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衞部賓客爲將帥入丞相府遂及父軍交戰幸其敗而亡耳如戰勝而丞相劉屈氂等見殺

則石德及諸賓客更懼併誅益進奸謀太子而復不勝孽小婦亂嘗日之事必尤有不可言者宣帝即位詔有司議謚謚之曰戾所謂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而論者或即其始之不肯矯捕終之自經於泉鳩里以爲無愧申生乃申生得謚爲恭何茲乃得謚爲戾以旣嘗逆天稱兵之子欲附之於無所逃而待烹之義豈非贅說壺關三老謂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與千秋子弄父兵罪當笞之說皆一時權辭以曲全父子之恩豈君父欲加誅而臣子顧可盜兵自救乎抑何笞之足蔽其辜也若千秋由是取宰相封侯史稱其居位自稱踰於前後數公按千秋當武帝之

世孫孫無所建白及同霍博陸受遺詔輔導少主亦終以謹厚見重每有吉祥嘉應受褒賞而已時雖大將軍柄政宰相具員然以是足以稱統百官均四海之職則非也使非傳贊引汝南相寬彼哉彼哉之議不幾爲後之脣譏伴食有似粥飯僧者籍口耶然其所譏評亦自相戾矣

史林測義卷九

臣鄱陽計大受論

霍光

霍氏之敗論者如司馬溫公胡氏寅趙氏弼方氏孝孺大抵皆責光以昧於進退之理宣帝既以長君在位民情國體又所素諳不即力請歸政而諸事且使先關白己然後奏御人主蓄怒朝臣積忿其取赤族之誅不徒禹雲山之謀逆是固然矣然猶言其末節如此而非推見本原之論也惟張宣公有言曰人臣之功至於周公無以加矣而詩人形容其盛德則曰公遜碩膚赤舄几几夫何其溫恭謙

厚也是則雖以天子叔父之尊處人臣之極位有蓋世之功業而玩其氣象豈有一毫權勢之君而人之視之也但見道德之可尊而亦豈覺權勢之可憚哉光之所建立想負于其身橫于其心而不能以冺忘故其氣焰不可撫威勢日以盛亦不自知其安且肆矣此凶于乃國敗于乃家之原也臣由宣公之言參之蓋自上官桀等既誅光威震海內矣以刑法痛繩羣下矣仇諸儒生以蓋寬言矣議廢昌邑王羣臣皆叩頭唯大將軍令矣逮乎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光驂乘則上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每朝見上虛己斂容禮下之已甚誠哉其氣燄薰灼而權勢可憚且及君

上也夫惟周公無一毫權勢之居故成王長能聽政即反政成王而無所繫戀乃欲以望於光之方當憑籍權勢以作威福者其焉能哉然爲國大臣寄天下秉樞機誠惕然負扆王之嫌而權勢無一毫之有于己則固不難於退而亦不必於退忠順之心上下交孚而家人子弟相觀而化驕縱不生自足保身名於永久慶流於後世何至如霍氏自取顛覆之禍乎又昌邑王賀素狂縱動作無節武帝之喪游獵不止光迎而立之尹起莘謂此則不學無術不能知人之過夫王之罪惡暴著有年而昌邑去京師亦不甚遠乎日豈不聞且何待學而知其不可君者既立而行淫

亂復不一進諫爭而遽議易位何哉毋亦有故欲以廢置
明威者乎然卒能立宣以正國家安社稷忠於漢室固亦
莫之掩也

疏廣　受

宣帝以疏廣爲太傅廣兄子受爲少傅傅太子太子柔仁
好儒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卒乃習聲曲而窮極夫幼眇遁
宵小而搖眩於顯恭誠於幼冲之日教之以禮樂審驗之
以德行前後左右罔非正人詎不足與日新而有通達強
立之效卽不然以爲無益而辭委任之重而太子將不克
嗣漢業心之憂宂不可弭忘二疏乃居位五年不求所以

養成儲德遂引老氏功遂身退之義自謂官成名立而去試思其功未遂則實於何居名於何立雖去位之日皆抱愧之年而顧偃然以賜金爲娛樂乎抑於國家繼世之衰不介于慮也噫特一巧於居官之人而已矣未可以有見幾之智相恕也至不爲子孫買田宅謂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此則足爲千古積官囊貽孫子者下鍼砭矣

趙廣漢　韓延壽

宣帝本紀元康二年書京兆尹趙廣漢有罪要斬五鳳元年書左馮翊韓延壽有罪棄市綱目則俱從無罪例書殺

夫廣漢以私怨賊殺不辜延壽放散官錢爲奢僭且皆訐上不信惡得無罪而書法如此說者以爲甚帝之不議賢議能而濫刑耳按延壽爲吏上禮義好古敎化所至禮賢士表孝弟有行其守潁川東郡百姓遵敎奉令斷獄大減入爲左馮翊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復詞訟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紿信乎善政善敎古稱賢能不是過也豈廣漢可同日語乎廣漢特善爲鉤距以得事情其發奸摘伏如神無他謬巧不過多布腹心以爲耳目如兵家之偵諜耳即嘗使所親信長安人爲丞相府門卒令徵司丞相門內不法事皆此類也至於潁川爲缿筩散落奸黨而民習相

告訐多讎怨使非延壽繼與銷除教以禮讓則此邦人心風俗之壞尚堪問哉 臣 以爲廣漢之能不足贖而延壽之賢所宜宥也況廣漢因人上書事下丞相按驗乃欲以夫人殺婢刼持丞相而延壽之劾奏蕭望之則由望之先忌害延壽傾以更大赦不須考之事激之然也亦君子之嘗平其權衡矣

張敞

張敞爲京兆尹坐與楊惲善惲誅公卿奏惲黨友不宜處位敞使賊捕掾絮舜有所按驗舜私歸其家曰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敞聞收舜繫獄卒棄市夫敞一日未免可

一日不爲國盡職乎則舜可一日不爲尹盡力乎主捕盜賊受記而不攷事寖以解弛必致枹鼓數起但罪未遽至死耳尋之重辟且使主簿持敎告舜以報五日京兆之憾不無挾私枉法然以視趙廣漢之曲庇己客私酤誣蘇賢而殺榮畜之不辜者則殊科矣此宣帝所以薄其罪不與廣漢同誅及冀州有大賊復徵用之也丁氏乃謂史稱帝信賞必罰綜核名實卽此二人之名實夫豈綜核之當而不自知於此二事之名實已失綜覈之精矣

宣帝

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王霸之辨孟子兩言盡之

矣夫以德行仁其體立而用有以行以力假仁無其體而襲而取其用也行仁則行出皆仁之德是謂純王假仁則仁其名而利其實是謂雜霸雜故非王道也何至與霸有可錯雜而出之理乎宣帝謂漢家制度霸王道雜蓋不識王霸體用誠偽之別而但於政刑寬厚刻深處誤認耳夫原其體之所自立而推其用之所出行則如胡氏寅之論王道霸術猶美玉碔砆之不可同年而語而訾司馬溫公王霸無異道之說是已然溫公言王霸之誤尚不在此如略其體而但言其用固亦非若白黑甘苦之相反至以名位尊卑功業巨細爲王霸之分蓋執合天下而君之之爲

王分天下而治之之謂伯伯之語轉而爲霸也故嘗力詆史遷之論管氏不勉齊桓公以王以爲周天子存勉之以王是教之簒也此則由其平日不喜孟子乃矯之而爲是說耳卽謂溫公不識王霸亦可

京房

班史於京房悲其區區不量淺深危言刺譏搆怨彊臣罪辜不旋踵亦不密以失身胡氏管見乃有交淺言深難乎其免之說尹起莘亦有盡言以殺其身之論也臣則謂房之見殺固由見上道幽厲事爲石顯所銜此言語爲之階有遯大易不出戶庭无咎之義然事元帝雖僅爲郎而以

得幸數召見言事君側之奸顯一聽其蒙惑而莫諭非忠君憂國之臣矣房亦易之所云過涉滅頂无咎者乎若房學易而無得於易如比之匪人不亦傷乎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則尤所深蔽也其妻父張博爲淮陽憲王舅傾巧無行房與相親每朝見輒爲博道其語且聽博計欲令王入朝勸上行其考功課吏法爲王作求朝奏草博幷記房所說密語持東與王此顯得微司以中之而坐與張博窺道王以邪意漏泄禁中語元帝卽莫原其忠言而殺之不可謂不以罪矣夫使房能貞固自守不黨張博不附藩王顯雖側目亦未有以害之或爲所譖而死固非其罪而

殄乃終於比匪而非所據何足惜哉

王檣匈奴閼氏

高帝用婁敬策奉宗室女翁主為匈奴冒頓閼氏以結和親文帝亦嘗遣宗室女翁主為老上單于閼氏是時匈奴强數為邊害特約為兄弟與為婚姻弭其生心以不侵盜於中國誠計之失者也逮宣帝五鳳元年匈奴內亂帝乃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呼韓邪單于慕義稽首稱臣自是終西漢之世北邊寧息不見烟火之警及王莽篡立擾亂匈奴乃復搆難然猶思先單于受漢宣帝恩不可負也若孝元以後宮家人子王檣賜單于亦因其來朝願壻漢氏以

自親而不距之以消往日之恩耳至上書願保塞而請罷邊備則不許雖詔以長無兵革改元竟寧固不待嫁王檣以安邊境而匈奴則戴漢威德深卒親漢能安其國故號王檣爲寧胡閼氏也豈得與高帝文帝和親並皆乎唐宋以來爲明妃曲者百餘家其託以抒遣讒被廢去國懷君之感每足上薄風騷而或獨取此計若能弭邊塞貽君憂合晝麒麟誰爲作俑是婁敬婁敬不受推魏絳等句則作者讀者尙皆狃於和親之說而非有按時切理之識也至謂呼韓邪不請臣而請壻夫其臣服已久矣倘待請耶又褎一婦人不能保之說以譏孝元夫王檣尙屬良家子待

詔掖庭未御見者且何所趨而不能保乎以此哆口談史事何哉或從漢宮秋弔青冢諸劇錯認爲眞耳可發一噱

王商

堅強不屈之謂剛堅忍有執之謂毅班史稱樂昌侯王商有剛毅節謏矣觀其不附王鳳及訛言大水之議似亦特立不懼而固守可美壯者然皇太后嘗詔問商女欲以備後宮商意難之以病對不入及以閨門事見考知爲鳳所中惶怖更欲納女爲援乃因新幸李婕妤家白見其女噫嘻以商之惶怖委頓可憐生若此尙謂之堅強不屈乎堅忍有執乎蓋其爲人素無理義以養其心則中無主一旦

臨刑害其婞直之氣不足以勝之而節操縣矣史言其長八尺餘身體鴻大容貌甚過絕人單于來朝拜謁商仰視大畏之遷延却退天子聞而嘆曰此眞漢相矣考成帝之世猶蒙孝宣威德號爲承平而君德日荒外家擅朝商之相業曾無足紀形狀末也威重漢廷僅如是哉

王章

夫師爲人臣之義以衡輕重則莫重於君國而輕於身家莫重於憂君國之禍而輕於畏權勢王章事成帝名敢直言亦得言者時帝舅王鳳擅政上無繼嗣體常不平定陶共王來朝因留侍不遣歸國鳳心不便會日蝕歸咎於王

建遣之國章以爲非是廼奏封事名見言鳳不可任用宜更選忠賢卒爲鳳所陷罪至大逆方其欲上封事也其妻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耶嗚呼章非果於蹇蹇匪躬之義而有確乎其不可拔之操鮮不爲所動一轉念而爲保富貴妻子之臣矣乃曰非女子所知也書遂上蓋惟知有君國而身家在所不恤也惟憂王氏之專君妨國而權勢在所不畏也其於人臣之義輕重之衡亦至審矣班史稱其剛直守節而譏以不量輕重以陷刑戮妻子流遷不亦謬乎

哀帝

帝少在國見成帝委政外家王氏僭盛常內邑邑卽位多欲有所更正蓋非銷新室之萌而延漢室之一大機哉乃不能自強於德。進賢才以自輔。惟以封拜丁傅奪王氏權憎忠直比頑童動愆禮義失天下之人心而匿情求名之王莽則遣丁傅也莫不稱其賢罷遣就國也莫不訟其寃日蝕而賢良對策也莫不深頌其功德天下固惟恐不及莽之立朝廷而操國柄矣故一日晏駕而用爲大司馬領尚書事自何武公孫祿而外舉朝無異辭則漢之移而新也禍雖成之基於始而實哀之趣於終可勝嘆哉豈誠炎運中衰當更受命而光武得因莽之篡而起而欲貶損王

氏者適以資之也與

孔光

史稱光上有所問以心所安而對不希旨苟合如或不從不敢強諫爭夫不敢強諫爭者利害得失之心為之則不希旨苟合豈能經挫折而不喪厥所守乎觀其為丞相議定陶太后宜改築宮請歸傅遷故郡以銷姦黨持不可稱定陶共太后共后尊號皆所謂不希旨苟合也逮遭毀譖策免而後即無非希旨苟合之行如問正月晦日蝕之事時帝方封拜傅晏丁明寵任倖臣董賢則不敢指斥以明異變之應矣由是上說拜為光祿大夫而王嘉以忠遂怒

則不敢不劾其迷國罔上不道請與廷尉雜治矣及再入相而上故令董賢私過光光知上欲尊寵賢則下車拜謁不敢以賓主鈞敵之禮矣至於孝平即位太后臨朝稱制委政王莽莽所欲搏擊輒爲草以太后旨風光光則不敢不上之矣徙爲太師而莽爲太傅則常稱疾不敢與莽並矣越嶲上黃龍游江中則不敢不羣臣同聲稱莽功德比周公矣蓋旣懾於利害得失乃由平日不敢強諫爭之心推之以至決裂名義喪失其本心而不愧也夫豈少而自力老而變節如胡氏管見之論耶王嘉入獄將死嘆不能進賢退不肖而賢王名孔光何武蓋但見光嘗有不希旨苟

合數事而不測其不敢強諫爭之心終何如耳嘉之節無愧史魚而識則疎矣

孫瑶

君子處亂朝而正其志其迹可汚其身不可辱有乘時之機權莫測之妙用孫瑶事平帝爲大司農司直陳崇以瑶諂讓孔光馬宮等稱莽功德比周公奏瑶有母不迎養營妻子瑶實遣吏迎母母道病留弟家獨遣妻子耳而事下三公卽訊瑶對曰年七十誖眊恩衰供養如章坐免終於家　臣觀瑶之意蓋見賊莽竊柄舉朝獻諛篡逆之勢已成從之則有失節之羞不從則有戮身之禍因乘陳崇劾奏

託於不能養母以自汚而避其難不亦機權之妙哉班史惟卽爲京兆時不敢取杜穉季惜琺撓於定陵而於其見幾之哲去亂之勇尤先於龔勝邴漢梅福逢萌諸人者則莫之稱似不得其嘉遯之志云

龔勝　梅福　逢萌

光祿大夫龔勝以王莽顓政乞骸骨罷歸莽始建國之三年遣使者奉璽書徵拜太子師友祭酒勝稱病篤使者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遂不復飲食積十四日而卒丁氏奉謂勝之節義配夷齊諒矣然以梅福逢萌之客死非正寢福棄妻子爲倫理盡滅而嘆勝之賢高於二子則

何也彼豈聞夷齊偕妻子隱首陽而歸死於孤竹之正寢哉福蓢鴻飛冥冥弋人何篡不致如龔生薰燒以香膏銷以明竟天天年來老父之哭似更有難焉者司馬溫公謂譏以不能黜芳棄明然則虎豹之鞹何以異於犬羊之鞹庸人之行孰不如此此其說亦異乎易之否君子以儉德避難矣要之守死善道勝實蹈焉班史蓋深取于不殞其節而傳末所記老父語或亦以見先幾遠引匿跡銷聲如為吳市門卒遼東客者非臭腐之爵祿所得而及淫威重勢所得而逼廹徜徉于汚濁之世以全其身之別足尚未必寓排毀之意如司馬公所云云也

翟義

爲人臣而値權姦簒盜慷慨討賊致死報國義當然耳豈計力能亢敵否乎如望威爲息而門戶榮祿之是保此乃臣子之恥也翟義爲宰相方進子守東郡時王莽居攝義心惡其漸必代漢移檄舉兵西誅不當攝者而曰設令時命不成死國埋名猶可以不慚於先帝可不謂志士仁人也哉不克而死至夷三族　臣乃讀史至此殊有異乎班彪之論矣彪謂當莽之起蓋乘天威雖有賁育奚益於敵而悲義不量力懷忠憤發以隕其宗不知宗雖隕而大義暴於當世遺烈著於無窮則方進爲儒宗位宰相以世其家

不啻也抑如彪說是將使漢室不復見天日而忠臣短氣義士灰心其傾首服從者得以量力解而無所用恥不亦千古世道人心之害乎於是乃嘆其子固議論常排死節而詆忤權威以殺其身者之不量輕重蓋誤由家庭之訓受而於竇憲之幾莽乘天威者趨承莽府然亦終陷大戮斯其身名俱隕爲可悲耳

史林測義卷十

臣鄱陽計大受論

東漢

光武帝

初光武兄伯升起兵於宛還舂陵諸家子弟恐懼皆逃匿及見光武絳衣大冠皆驚曰謹厚者亦復爲之迺稍自安蓋光武嘗勤稼穡不如伯升之不事家人居業好俠養士因目之以謹厚耳然觀光武之所以得天下率多謹厚作略自王莽篡漢夫豈無復社稷之慮乃不敢爲伯升之所爲於莽方盛之世更始殺伯升夫豈不銜脊令之痛乃深

爲引過而飲食言笑如平常又未嘗自伐昆陽之功皆其德器深厚根於敬愼故不蹈危機而履險如夷卒能倡義興師克殄元惡行大司馬鎭慰河北以就帝業也至若除莽苛政燒棄交關王郎文書命將不必屠城略地要在平定安集之封更始爲淮陽王詔敢賊害者罪同大逆憐盆子以爲趙王郎中銅馬赤眉之屬皆待之以不死且或封爲列侯或賜之田宅此其所以安天下之民及反側子與降帥莫非藹然忠厚之至也然則所稱謹厚者毋謂出於一時鄉曲之見不必有關帝王之大德惟去一切拘攣嫗乳者藹藹而帝乃復才明勇略非人敵恢廓大度同高祖

乎更始雖立於新市平林諸將而光武兄弟亦旣北面事之無如庸才亂政立見敗亡乃不得不與之貳以任宗廟之憂而伯升以無罪見殺則不與爲仇而終欲保全之此故君臣之義也若赤眉賊帥樊崇等大爲無道至發掘諸陵汚辱呂后屍淮陽卒爲所賊殺顧以不改易人妻婦立君用宗室急迫不待其首降爲三善而天誅不加斯則過厚之累矣又不用功臣爲宰相蓋恐督責以吏事或不克福祿終其身亦云厚也論者但當訾其所以任三公者非制而不當議其所以保功臣者有未善也況高密固始數公未嘗不以其公輔之才與參國議而但不任以職優游

局外耳如宋藝祖釋去石守信等兵權則猜忌之故視光武之用心厚薄奚啻天淵

隗囂

范史之論隗囂也以爲其道有足懷所以棲有四方之桀士至投死絕亢而不悔若命會符運敵非天力雖坐論西伯豈多嗤乎按囂舉事之初以應漢爲名從方望之說立高祖太宗世宗廟與三十一將割牲而盟興輔劉宗雖不知更始之不足奉而應其徵亦以爲漢也遂後亡歸天水更始敗而光武帝手書往來恩禮甚篤正宜效文王守服事之節顧負其險阨專制方面至乃稱臣於公孫述背盟

反漢義士竊笑之若四方之桀如馬援班彪鄭興杜林之倫皆值倉卒避亂隴西但嚮謙恭愛士傾身引接故暫相依耳亦終恥爲之屈至有不食其粟者孰爲聞文王作而生盍歸乎來之感也旣知其終不爲漢稍稍去之而當日與歃血盟者亦多歸命洛陽矣雖有一能明必死無二之王捷豈誠囂之平昔所以感服士心而固結之者有不愧古人之道乎每自比西伯多見其不知量以取嗤於天下後世終歸破滅不能以西伯而受命豈非人事哉謂不遇光武爲敵則不謝西伯抑何論之舛也

王常

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始從光武以助成大業如李通則以父守說讖云劉氏復興李氏爲輔如鄧晨則以蔡少公說讖云劉秀當爲天子其事雖信而億測微隱要未爲知命也惟王常曉說其將帥以爲莽政苛酷失百姓之心民之謳吟思漢非一日也民所怨者天所去也民所思者天所與也而又知伯升光武皆有深計大慮與之合幷必成大功謂此乃天之所以佑吾屬也卽人道之邇以明天道之遠更始封爲知命侯光武稱以明於知天命亦嘉其能識所歸耳然天命不僭不啻卜陳其若茲而非有假於神怪虛誕之說視李通鄧晨輩不亦卓乎

寇恂 賈復

寇恂傳恂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人及從吏士常曰吾因士大夫以致此其可獨享之乎時人歸其長者以爲有宰相器此誠長者之行無私寵利之心而其休休有容則亦見於屈賈復恂守頴川復部將殺人於其境不執以歸復而戮之於市此其致復蓄憤欲手劍之然恂明法戢暴固非以侵辱復也復稱有將帥節者天下未定方恃其奮折衝千里之威恂則欲與共佐中興以立功名故引藺相如爲[illegible]屈廉頗之義迴以禮而避其鋒以俟其自釋恂之意量蓋已宏深若復不自反訓勑不嚴之過而更忿忿若此

且其平素以好陵折等輩閭雖舞陰李生常奇以宰相之器朱祐等亦薦以宜爲宰相竊謂卜相者誠宜恂不宜復也

耿弇

弇凡所平郡四十六而屠城三百論者謂三世爲將道家所忌蚡弇若是其酷而累葉以功名自終此理之不可究者也亦不以范氏推其用兵欲以殺止殺之說爲然　臣按光武自徇河北破王郎初未與更始貳更始見光武威聲日盛君臣疑慮乃遣使立光武爲蕭王令罷兵與諸將有功者還長安如誠罷兵而還長安也保無復伯升之處乎

弇請鬭於溫明殿說以更始失政其敗不久公定河北據天府之地以義征伐天下可傳檄而定天下至重不可令他姓得之鬭使者來欲罷兵不可聽也雖光武英明未必即墮更始君臣之計而辭不就徵始貳於更始則以弇一言而決此弇之大有造於漢也固宜慶流苗裔與漢室終始豈可執爲將之恒理論哉

竇融

融爲孝文皇后末屬家世二千石初臣王莽封建武男拜波水將軍及莽敗乃思眞舊之主歸命漢室在張掖決策東向事光武忠孝慤誠始終不替可謂善補過矣觀其不

大尉陀制七郡之說及責讓隗囂書誠哉明於利害之際順逆之分故獨能遺種河西不同隴蜀之破滅范史但即爵位崇滿乃放遠權寵恂恂似不能已者而議其智不亦末乎至謂其經國之術無足多談然懷輯羌虜甚得其歡心治民政尚寬和上下親愛晏然富殖皆非苟而已也獨怪其嘗上疏謂臣有子年十五朝夕教導以經藝不得令觀天文見讖記誠欲令恭肅畏事恂恂循道不願其有才能詎非居權勢者訓家之善則乎何厥子縱誕多不法交通輕薄干亂政事也豈其所性然與抑所謂教導之者有未盡與雖然悃悃安豐求之有餘師矣

王良

宜秉王良處位優重而秉甘疏薄良妻荷薪可謂行過乎儉然當世洽其清人君高其節豈非踰之以誠哉范史之論云爾　臣觀資性清約之士固不同公孫宏身服布被致譏〻詐如僅足矯厲家侈而國家大計無所建立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此聖人之並諂原憲以恥也卽大畜之君子不家食吉而處位優重尙仍寒畯之素僭上兒矣如適下何矧利涉大川之莫賴而嘖嘖其清操乎宜秉於時無譏良以復徵至滎陽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〻〻拒之而良用是

懲自後違傲不應則尙能納規而不終蔽其本心者斯亦寡慾之驗但惜其非詐而失之小廉曲謹也若其友人論之者不過曰宜諒而已然出則必稱其位有補於國而隱居求志靜己鎭躁風節穆然可思

韓歆

觀名旻之詩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瘨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嗚呼饑饉之患莫烈焉韓歆於上前證歲將饑凶所爲指天畫地言甚剛切也以光武之仁明不知聳然敬聽以增恐懼修省之意而反使歆以不得其死何哉時帝讀隗囂公孫述相與書歆曰亡國之君皆有才桀紂亦

有才帝大怒以爲激發而歆又指天畫地言之如此遂坐死歸帝猶不懌遣使詔責所謂心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不然敬天勤民之急宜思患豫防者帝顧不容其切直乎甚矣人君聽言之際不可不自省察其心而持其平致以英君誼辟惡聞桀紂卒不免殺諫臣同覆轍也丁氏奉言歆不善諫不過民財國用之一慮光武愛民節用足以備之何必過於剛切則不思歆之當日必有見時政之失足致饑凶而光武曾不省悟者不得不痛切指陳以證之亦豈不過一慮非國大患而好行其悻直哉此說出是與於玩天災忽民瘼之甚者也又云遣使詔責猶父母撻之不

敢疾怨況帝寛仁必無重法乃與其子皆自殺是不善死按帝詔責歆司隸校尉鮑永固請不能得則欲廹之死與封劍賜酖何異若以歆出怨懟而然皆未詳審而妄加譏議之辭

張純

甚矣張純廟制之議之謬也時議有異惜不著王莽纂立漢祚已亡遠夫海內潰亂人懷漢德兵起皆以輔劉為名宗室如元如永如盆子並稱尊號而帝王有眞光復舊物卒惟光武推其受命有由亦豈不自南頓君以上代有積德哉宜立親廟四世恭承祭祀但不與禘祫序昭穆於高

廟別以卑厠尊之嫌可耳奈何純據禮爲人後則爲之子既事太宗則降其私親謂宜除今親廟四以先帝四人代之乎光武自以昭穆當後元帝遂祠元帝以上於太廟而徙四親廟於章陵使太守令長侍祠夫光武既非後元帝以有天下。元帝有成帝爲之後。又非待嗣於光武。不得執禮爲人後之義而後元帝。且後元帝於成帝則兄終弟及而哀平何序設能行大祫禮皆登合食乎高廟必躋光武於哀平臣先君食不蒙春秋逆祀之譏乎要之名爲中興。實由崛起。統雖繼漢。宗豈承元。以純議之謬而光武決然從之者豈嘗據讖記定嫌疑乃亦以河圖赤九會昌之文

而欲上接火德王數不顧忘其親後他人哉此事前之不得謂能矯正哀帝尊崇定陶之失後之不得援爲典制以議宋英宗崇奉濮王之非不謂司馬溫公亦不明純君臣之謬而稱爲萬世法也

馬援

明帝圖畫建武中功臣于南宮雲臺馬援獨不與自宋迄今說者以因椒房之戚而是非紛出轉致支離臣按東平王蒼觀圖言於帝曰何故不圖伏波將軍像帝笑而不言史臣以笑而不言臆爲椒房故耳然如後儒所論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而其后邑姜亦與太公又卽后之父皆不

避嫌而並入其數帝寧不知之而不序援之續俾厠二十
八將之列哉蓋凡所圖者必標官爵於姓名見國家之允
答元功而若臣之克完封祿以厲方來如首以太傅高密
侯鄧禹之例若援則光武已追收新息侯印綬雖朱勃上
書訟寃未蒙續其爵邑今既不可以失爵者參錯其間又
不敢遽復而改先帝此其所以不圖也爲直斥之辭則不
明援之無罪爲太息之語則懼彰先帝之非此其所以不
言也而應之以笑者正形其難於顯告之情史臣乃誤會
在椒房也如以椒房故則既不緣寵暱而私戚屬尚何難
於顯告哉茲特刊正之帝之此舉庶無復是非之紛紛矣

楚王英

或謂楚王英最先學爲浮屠未幾廢徙自殺非徒無益而且速禍惜其時曾莫之懲而塞波濤千古之害於濫觴之日

臣曰英固於佛未有學也誠學其道則必求息貪嗔痴愛憎諸欲之念而見自本性明自眞心英方希冀非望則所學何事無論禍不旋踵而此方寸已如火宅衆苦充滿矣且夫佛言生死輪廻者蓋以五蘊非空妄心意識輾轉消長豈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之謂哉空五蘊而離生死便是無量福德不空五蘊而累生死便是一切苦厄又豈生時所行善惡之應報而待修齋供演梵唄與爲滅度

與爲利益哉惟諸柔門思以神明其術勸誘愚俗而反謂陋棄其宗旨此與吾儒流爲章句文辭弋取科名之弊同一遺恨夫佛氏之學固不逮我聖門眞實知見端的踐履然亦才識殊絕闡發高妙故自漢以來賢知之士類多傾倒其背浸淫其教入而能出者葢亦鮮矣爽則微意未譯而徒潔齋祈福適以起惑造業首爲佛罪惡在其嘗學乎斯葢不足引爲鑑戒而當時賢達君子旣多溺於虛無之說以爲色身非有又豈動以禍福可得而挽哉況彼以禍福爲心者尙不能卽禍福袪其惑是其餘裔支流亦溺人如此其深而不以禍福爲心者至若吾儒之求道而過亦

或悅其術之閎通簡淨以相尋於徑約頓悟則夫日用事物之理聖賢教學之方幾沉淪於毘盧性海中矣嗟乎明帝感金人之夢以問羣臣。曾無執爲精神荒散恍惚有象終歸虛僞以進諫者。而竟使妖夢是踐。以崇尚儒學之主。開陷溺異教之端。良可慨矣。按明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天竺問佛道法范史帝紀未載其事西域傳及袁宏漢記雖載其事而未詳其年綱目永平八年冬十月書詔聽有罪亡命者贖分注因詳楚王英奉送縑帛以贖罪而報還其贖助伊蒲塞桑門之饌遂及佛法之所以至中國實以無年可考而附見於此也汪氏考異謂此詔

聽句上當書遣使之天竺求佛法得其書及沙門攝摩騰至京師置於鴻臚寺則鑿然係之是年不得闕疑之旨而以原本爲遺漏非矣